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續纂十四

續金華叢書

序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錢氏科名錄序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爲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光榮而以爲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爲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國朝著取士令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詔名賢書何昔之泯滅無聞者眾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

科名錄示潛使爲之序而潛顧謂科目有不足獨特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爲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概於心莫不爲之發憤壹鬱嗟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盧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大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

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
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
蘭谿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
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
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
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
數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
爲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
不鄙謂潛盍爲後序潛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
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
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諗于
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諱鈞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于前
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寢遠且益墜爰纂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於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於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略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鐘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旣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鐘律別爲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爲

作也潛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尊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啟先儒之未發有功於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爲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爲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高極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爲無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潛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爲序潛獨邇其源流之自以爲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闔閩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爲溷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汜勝虞初旁行敷落百家眾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羣玉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爲居之隘也君旣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爲之

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粱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爲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蹠可以爲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蝸范蜚蝻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爲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染指而出足矣尙無以秦人之炙易吾之炙也哉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爲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

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爲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愧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爲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爲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於令逮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爲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旣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於太史氏子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於末簡庸俟夫陳詩以

觀民風者焉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恬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臯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爲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笑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僊華山之下退又辱與良貴游俛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牒遠方與時浮沈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聲迹邈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爲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毋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顧獨逡巡遠引恬處下列瞠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爲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

三銓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邃館不以爲慕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爲厭其出處之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爲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干篇道其故舊以爲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爲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旣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興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爲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久去乎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爲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

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游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士旣不必羣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盼盼焉疾視其長上尙安望其親且樂耶黃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疊疊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爲不易又以見夫土風士俗視他邑爲猶近於古也乃爲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胄監之長貳咸有師道焉胄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閭

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齒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旣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強而仕矣蓋古之爲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諉之未及強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修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剡是特資以爲進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爲師國學之政總於大司樂而論說於東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弗專也鄉學之政總於大司徒而朝夕坐於閭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弗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城司城豈亦仕焉而已者耶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道剡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爲予起矣他日剡父老舉以相告曰吾剡之得師自鄭君始顧不遑歟生之行有日凡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爲道其職分之宜爲者以告焉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從考質以祛所感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簞糧笥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間獲聆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蕃事未嘗不有慨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爲士而生於師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於學海攬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奉晨昏于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屬茲昌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衰然前列必信之士也生入則有色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斂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矣是蓋詹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能無所歆羨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

以爲臨別贈言之首云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傳
洛學者獨推朱氏爲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
以故宰相家爲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奪於富貴卓然
有所樹立以表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訖能自任以斯道之重
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間嘗獲升玉齋之
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搖落而百年之喬木鬱
平蒼蒼過而息焉猶爲之低徊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玉
齋之子是爲雲卿與其羣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
掾睦學蓋呂公過化之地乃今朝廷右文興洽朱氏之書方盛行雲
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士得不有求異聞於雲卿者
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皇上
盛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十石非張公其

人歟以家庭淑艾之私爲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潛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爲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富州陳教授詩序

浦陽陳彥正教授富州里友方壽甫合同志之士爲歌詩以餞之徵予言序其首蓋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志焉爾法守之所拘吏議之所迫位彌下而事彌多靜牽動違鰓鰓然左右顧望能求其志之必行者幾何人哉獨官于學校者責任雖重而得以優游事外無所拘迫若可以行其志矣夫何今之所謂稱其職者率以崇土木謹簿書爲上務其次則妄自菲薄指所居之地爲閑曹冷局計其歲月而去之日吾姑藉以求一資半級而已是宜有志之士所不屑爲也彥正可謂有志之士非乎彥正之先大夫當宋季年隱于五泄山之旁徜徉自適於穹巖邃壑間初未有仕進意會天兵南伐遣偏師徇浙東

遂以布衣杖策軍門得官而老佐一州竟不克大展其志彥正敬承家學且與故內翰柳道傳居同里數從之游善爲古詩文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若將終身焉有司強以儒學官起彥正於家彥正乃欣然爲之出用累考序遷富州彥正不遠千里沿湖沂江而去豈非以是庶幾可行其志耶方今承平日久主上持守盈戒日與宰執侍從近臣講行稽古禮文之事聲教所暨罔間朔南而汜豫章之地靈人傑夙見稱於前賢富爲支郡俊秀林立彥正因其材而封殖之使上焉者可以爲國家之用下焉者不失爲鄉之善人顧不偉歟彥正其母以閑曹冷局爲不堪而自隳其志可也若夫完舊益新量入爲出特餘事爾庸因序詩而併道其所願於彥正者如此云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鄞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于宜閫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爲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歿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爲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